篠麓堂集

條麓堂集卷之十

講章一　四書

日講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身有的身字當作心字忿懥是惱怒的意思恐懼是畏怕的意思好樂是歡喜的意思憂患是慫慮的意思曾子說經文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為何蓋惱怒畏怕歡喜愁慮這四件是人心裡發出来的情人人都有但當

察箇道理隨事順應若先有箇意思横在心中或道理上不當惱怒却去惱怒則惱怒便偏了不當畏怕却去畏怕則畏怕便偏了不當歡喜却去歡喜則歡喜便偏了不當愁慮却去愁慮則愁慮便偏了這四件偏了心便不正如何能脩得自家身子盖人心是一身的主宰心得其正則無不正唯為喜怒憂畏所引身雖在此心却在彼則身無管攝雖是眼前的物事也都看不見耳邊的音聲也都聽不得口裡喫的飲食也都不知滋味了所以君子常要存着此心以檢束此身夫喜怒憂畏心之偏也其害却及于身視聽飲食身之失也其原却

根于心此經文所以說道脩身在正其心也夫脩身必先正心正心又在情得其正情初動時能審察道理喜怒憂懼之發務使一一中節則身無不脩而齊治均平之本立于是矣

日講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上是指人君說老老是盡事老之禮於父母長長是盡事長之禮於兄長恤是哀矜孤是幼而無父的人倍是違背絜是度矩是為方之器以喻心能度物的意思這

是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的說話曾子說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耶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上能老其老盡孝之道以教於家那國人每也都敬順他的父母而興於孝上能長其長盡弟之道以教於家那國人每也都恭敬他的兄長而興於弟上能恤他孤幼盡慈之道以教於家那國人每也都憐恤他的孤幼而不背上之所行夫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見國人之心無異于家矣然則天下人之心豈有異于國哉是以君子必因其人心之同度以吾心之矩使天下的人都得盡那孝弟慈的道理無一箇不遂

其願不得其所譬之矩以為方上下四旁無一毋不得其正天下豈有不平者哉蓋君子之心本通乎天下人之心天下人之心本具乎孝弟慈之理人君能以孝弟慈之理脩諸身以為立教之本則自家而國而天下推之無有不準矣然則平天下者可不以脩身為先務哉

經筵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這是大學傳之十章曾子釋聖經治國平天下的說話詩是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樂是嘉樂只是語助辭君子是指在上位的人說曾子說道平天下之道固在絜矩

然絜矩之實只在能順民情詩經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曾說在上位的君子有可嘉樂之德就是百姓每的父母夫父母于子一體而分君之于民勢分懸絶詩人却說君子為民父母者為何盖人之貴賤雖殊其情之好惡則一君子既能絜矩以自己的心體那百姓每的心如飽煖佚樂民心所好的在此則必從而好之凡便民之事一一施行使百姓每都得遂那好的心饑寒困苦民心所惡者在此則必從而惡之凡害民之事一一禁止使百姓每都得遂那惡的心這却與父母愛子的心腸一般了那百姓每見君子愛他如此也都感戴君子

的恩德願其安富尊榮願其多壽多福愛君子與愛父母一般此所以說是民之父母也夫民愛君子如父母天下豈有不平哉欲平天下者誠不可不公其好惡矣

臣觀大學此章論平天下之道總之以同好惡之一言及論同好惡之目又只言理財用人二事葢理財者易至于暴征橫斂竭民産以充己之欲用人者易至于聽讒喜佞拂公論以適己之情是以古先哲王常以百姓之心為心其理財也務約己而裕下其用人也務登明而選公故能得萬國之歡心尊為元后親為父母洪澤顯號與天無極也仰惟皇上仁恕本于性成恭儉由于

天植蠲積逋節財用布利于萬方舉逸賢汰不職稽謀于衆志誠可謂能絜矩而與民同好惡矣臣愚更願聖明視民如傷任賢不二聞水旱兵疫之奏報留意以賑卹之見忠言嘉猷之獻替虛懷以聽納之使用人立政不出于堂陛之間而民好民惡各得自遂于海宇萬里之內則古帝王配天之業將由是而馴致矣臣等不勝惓惓至願

日講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殷是湯有天下之號喪是失師是

衆配字解做對字上帝即上天儀字當作相宜的宜字監是視峻是大道是言這是總結上兩節絜矩得失的意思曾子引文王詩說道殷朝在先祖宗做天子時所行的事件件合理不曾失了衆心那時天命都歸他所以能對上帝而為天下主及後到紂之時所行的事不合道理失了教人的心天下遂為我周家所有周家既有天下却當看那殷家所行的事迹以為娘式法其所由興戒其所由敗這上天的大命保守甚是難也即詩人此辭而繹其意蓋言有天下者能絜矩而與民同好惡則天下的百姓必愛如父母能配上帝而為天下君

矣不能絜矩好惡拘一己之偏則天下的百姓必不歸向不能配上帝而為天下僇矣是國之得失視于民心民之向背視于絜矩之能否為人上者可不順民心以凝天命哉

日講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指有位的人說大道是脩己治人的大道理忠是發己自盡的意思信是循物無違的意思驕是矜高泰是侈肆曾子承上文說道人之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由于存心之不同耳是故在上位的君子任平天下之責而所以脩己治人者有一箇凝天命得人心的

大道理盖即所謂絜矩之道也君子誠能盡吾心真實的念頭不使有一毫虚假順乎在物恰好的道理不使有一處違房則必能好人所好惡人所惡不奪民財不拂人性合乎那絜矩之道所以說必忠信以得之若是自矜自大内無真實之心恣意肆行外不循在物之理則必不能與人同好惡傷民之財拂人之性失了那絜矩之道所以說驕泰以失之夫大道得則可以得天命而得衆得國者由是矣大道失則不可以得天命而失衆失國者由是矣然其要只在人君一念之間理欲之出入甚微而天人之去就頓異甚可畏也傳者三言得

失而以此終之其示人之意切矣

日講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畜是畜養馬四匹為乘察是留心的意思聚斂是賦稅苛急曾子又引孟獻子之言說道士初試為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是畜馬乘的人家已為大夫有俸祿了不當復留心去養雞豚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氷是伐氷之家俸祿又加厚了不當去養牛羊夫察雞豚畜牛羊不過唯奪小民之利而

已若夫聚斂之臣則橫征虐取明爲攘掠又與陰奪的不同故百乘之家有采地以出賦稅的其祿入都是百姓每供給他不可畜聚斂之臣蓋此聚斂之臣專剝民膏血以從君欲又有一樣盜臣則竊府庫之財以饜已私這兩樣臣有國有家者都不宜有然盜臣盜君之財所損無多聚斂之臣則害及于萬民怨歸于君上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所以又說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曾子遂解釋說孟獻子此言正是謂爲國者不當以利爲利而專之于已當以義爲利而公之于民也能以義爲利則必能以財發身而長守其富矣夫獻子百乘之

家也義不畜聚斂之臣至下引畜馬乘伐氷之家以自

況則夫等而上之有國有天下者從可知矣是以天子

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大學釋治平而引此于卒章

其意深矣

講曰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

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有子是孔子弟子名若犯上是干犯在上的人鮮是少

作亂是指悖逆爭鬬說本是事的源頭切要處就如木

的根本一般為仁猶言行仁有子示人以求仁之方說

道有人于此其事父母能盡那孝的道理事兄長能盡那弟的道理則其人必然心氣和平自無那世俗一等麄暴氣象如小小冒犯着上人的事已是少了若是那悖亂爭闘大不順的事可决其必無矣夫人唯有是孝弟之心自無乖戾之行如此君子可不以孝弟爲務乎葢君子凡事都在根本緊要處用工根本既立則那事中許多條理枝節自然都從這根本中生出若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根本與葢仁道雖是廣大其實只是此心惻怛慈愛的道理孝弟乃天性真切用愛的第一件事既能孝弟自然忠可移于君順可移于長以之仁

民以之愛物特舉而措之耳可見仁道自孝弟而生求
仁者當自務孝弟始也抑親長者人倫之首孝弟者百
行之先稽之唐虞堯有親睦之風然後如天之仁被于
四表舜有克諧之化然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以昔者明主不敢遺小國之臣
不敢侮于鰥寡不敢失于臣妾卒之孝弟之至至于通
神明光四海其至德要道何如也

日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參省是省察忠是盡心的意思信

是誠實傳是傳授習是習學曾子說人之為學自治為本須是于着己近裏處真實用工吾每日之間常常以三事省察其身固不敢頃刻自佚亦不敢騖于高遠也三者唯何彼人自為謀則必周悉詳慎若與人謀或不能盡然這便是不忠須是將別人的事就如自己的事一般盡心竭畫纔不負人之托故我之自省唯恐其有不忠朋友之交所係甚重必内無欺心外無偽言方盡那交朋友的道理故我之自省唯恐其有不信凡學必有師傳有所傳又貴能習如聞致知之說即去求知聞力行之說即去求行這便是習若徒傳而不習則啓廸

雖勤究竟無益故我自省唯恐其有不習這三件事我果有之則惕然悔改如已無之則益加勉勵此固自治之勤朝夕不違者與夫曾子省身之說固是為學者言要之大學自天子至庶人皆以脩身為本則省身之功人君亦不可廢是故身居九重慮周四海看百姓每的事皆若自己的事即是忠號令一頒終身是守制度一立累世不易即是信聖帝明王之典謨祖宗列聖之家法或得之考索或得之講究皆一一體貼在自己身上行之即是傳習審如是則皇極之建不越于曾氏三言得之所以帝王聽德之聰貴于觸類而長也

日講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說道大凡物之成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若夫君子之人學成德備體具用周大之可以任彌綸匡濟之業小之可以理錢穀甲兵之事守常達變隨所往而無不宜豈若器之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者哉故謂之君子不器夫此不器之君子乃人才之至難得者若人君之用人惟當隨材而器使之不可過於求備也

日講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君子之道孔子答他說君子之人尚行而不尚言如子臣弟友之理凡可徵于言者必先以之自責自

脩務期篤實踐履內不愧于心而外不欺于人然後舉其所行者見之于言使議論所發莫非躬行獨得之真自然親切而有味此謂行常在于言前言常從于行後所以為君子也孔子蓋因子貢多言故警之以此然這躬行的君子沉默厚重必能致身可以當大任而篤事君之忠人君若求用得此等人共成理道則太平可致也

日講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徧的意思比是偏黨的意思孔子說道君子小人存心公私不同而情之廣狹亦異蓋君子唯其心公

故視天下之人無不在所當愛雖其地有親疎勢有遠近而太公普物之念夫固有差等而無遺棄也何嘗狥一己之情阿私所好置偏黨于其間哉所以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既私故其與人或因意見之偶同即從而悅之而不顧理之是非或因趨承之順意即從而厚之而不顧人之誠偽大抵所親暱者不過揀擇勢利朋遥相結將一等合親厚的中間却自有愛憎不能兼容了所以說小人比而不周夫孔子比言固示學者以辨志之方亦人君觀人之法也盖群臣之中有憂國憂民樂善服義不偏執己見不茍同人言者即周而不比

者也有希意苟合附便擇利動必謀身言不及遠者即比而不周者也日日而察之事事而驗之而帝堯知人之哲可幾矣

日講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齊是彼此一般的意思省是警省孔子教人說道君子自脩之道要在于進善去惡而已固當隨事以加察又須因人而自考故見人之賢者人都去愛敬稱羨他則反而思曰我與彼均是人也今彼之賢乃異于人而我之賢不及于彼豈不可恥必汲汲進脩務要使在我之賢與他一般樣子然後無歉于心這便是見賢思齊焉

若是見了那不賢的人人都去賤惡笑罵他則反而自省曰彼人所為不善衆共棄之若此我之所行得無有與他相似者乎細細點檢務使那不賢人所為的事無有一件在我身上者然後此心安貼設使有纖毫未除必汲汲焉圖以改之矣這便是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夫人之賢否不同而君子見之皆以為考德之助則進善豈有窮乎

日講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逮是及孔子教人說道言行貴于相顧當今之人任意開口凡事說得容易者由于原沒有實幹的意思所以

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而不知耻也若夫古人則不然言不妄發默檢周慎如將欲進德與則進德的言語不敢先出諸口將欲脩業與則脩業的言語不敢先出諸口所以然者蓋以放言甚易力行則難如說了進德反之于身而德之所進不及其言說了脩業反之于身而業之所脩不及其言則其心深以爲耻矣故欲進德必反躬實幹邪進德工夫不須說也欲脩業則反躬實幹邪脩業工夫亦不須說也此古之人所以言之不出與夫言行相顧聖賢之學帝王之治都是如此唐太宗初問說行仁義卒使四夷賓服海内富庶可以不愧魏徵漢武帝内多

嗜慾乃言欲效唐虞之治則汲黜非之矣孔子之言誠

萬世脩身圖治之準也

日講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是收斂不出的意思敏是奮發有為的意思孔子說道君子之學以脩身為本故其心之所用不越乎言行之間蓋言之出于口者甚易而行之體于身者甚難人唯徇其意之所便而不加察是以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而不自覺也君子知得如此故將欲有言預先存着箇收斂的意思將欲有行預先存着箇奮發的意思有餘固不敢盡矣雖理在所當言亦不敢輕易說出如同口

銑的一般唯恐言之浮于其行也不足固不敢不勉矣
雖理已見于躬行而孳孳自強所以鼓舞者不倦唯恐
行之不副其言也此所以言必顧行行必顧言慥慥乎
為成德之士與夫孔子論學則曰訥言敏行至于論知
人則曰聽言觀行蓋君子尚行而小人所尚者言也人
君之于臣下初間聽其議論後面徐徐察其行事以驗
其言則人之邪正材否槩可見矣

日講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踈矣
數是言語頻煩辱是羞辱踈是踈遠孔子弟子子游說
道君臣朋友人之大倫事君則有匡救之職交友則有

責善之義皆所當盡心也然又不可不知進退如君有過固必正言以諫諍之君能聽吾言而改焉則吾忠愛之心慰矣若不肯聽便當去苟言之頻煩不已則君必厭惡將反斥罰而羞辱我矣此進言于君者所當戒也如朋友有不善亦必盡言以規正之友能聽吾言而改焉則吾直諒之心遂矣若不見聽便當止苟言之頻煩不已則友必厭惡將反生嫌而疎遠我矣此交友者所當戒也雖然子游為事君交友者言故其說如此若夫為人君者須廣受直言然後能致治于無虞為人友者須樂聞忠告然後能立身于無過故古之明君賢友惟

恐人之不言言之不數也進言者將寵且親之不暇又豈肯辱而疏之哉

日講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是有用之成材瑚璉是周時宗廟中祭器孔子弟子端木賜字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乃問說人莫難于自知而知弟子者莫若師賜也從游夫子之門不知果為何等人耶孔子答說人必成材乃可以適用猶物之成器而可用也汝之才質已具足以應用殆可謂之器耳子貢又問器之品類不同為用

亦異賜也果為何器顏夫子明言之夫子答說器有瑚
璉者施于宗廟薦粢稷其用甚重以玉為飾其質甚美
乃器之至貴者也爾之才美外見達于事理唯瑚璉可
以擬之盖亦非凡器矣夫人才器不同必知人之器然
後能隨才而器使必自知其器然後可量能而受任聖
門講學所以汲汲于辨器也器之所限不唯大器不可
小用小器不可大用即如子路治賦不可兼禮樂公西
亦專對不可攝軍旅分量雖同用又各有宜耳故人君
莫先于辨別群臣之器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知人者
知其器也能官人者用當其器也堯舜之治亦若是而

已矣

日講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姓開名是孔子弟子斯指此理說信是知之真而無疑說是喜悅聖門弟子有漆雕開者夫子見他才可從政命之出而仕進以行其學漆雕開對說明體然後可以適用學者須把這箇道理着實用工窮究使心中透徹見得真是如此更無毫髮可疑以之酬應萬變自然裁決不爽執持堅定那時方可出仕今開雖從游夫子之門窮理工夫未曾到那精熟的地位反之于心其于這箇道理不能寸分分曉若遽然出去做官恐臨事

不免迷惑無所主裁仍願留此受業以待義理通明然後從而出仕未為晚也孔子聞開之言如此乃深喜悅之蓋喜其志不安于小成學不輕于自用識趣高遠與凡隨世以就功名者不同他日所至有不可限量也夫漆雕開諸生也出而沾一命不過百工有司之一職耳見理未明猶且不敢輕試況天子總理萬方機務重大若平日不將義理講究明白則於用人行政進退賞罰之間安能臨時一一而中道哉故高宗則始終典學成王則日就月將誠見萬化本原所在不敢忽耳

日講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是魯大夫子路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千乘是諸侯之國治賦是治兵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聖門之學以求仁為先務孟武伯見子路聖門高弟疑其有得于仁也乃問說子路仁乎夫子以子路雖常從事于仁尚未到那純熟不雜的地位又不好說他不仁乃但以不知答之孟武伯曉得聖人識鑒精明弟子德行無有箇不知的因而又問務要求箇明白夫子乃答他說由也其為人好勇而才長于軍旅雖是公侯大國其地出兵車千乘兵賦最為繁雜若使由也治之必能

簡練之使有克敵制勝之勇教訓之使知親上死長之義其才之可見如此耳若夫仁與不仁夫固藏于其心未易窺測者吾安得而知之哉夫孔子許子路之才而不許其仁者蓋仁者全是一團天理若有一物淆雜便不仁若有一時間斷便不仁自是輕許不得非如才之各有所長也此所以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歟

日講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是孔子弟子姓公西名赤賓客是各國往來使臣孟武伯先問仲由冉求見夫子都不許其仁又問說聖門

弟子皆以求仁為學今由與求夫子既說不知其仁若公西赤者果有得于仁乎孔子答說公西赤之在吾門乃是箇有威儀善言辭的人若是鄰國交好往來聘問使他束帶盛服立于朝著之間與那鄰國的使臣接談必能應對中理辯論有章壯一時之觀聽結兩國之和睦蓋其才之所優為如此若夫仁則必心純于理而不雜于欲然後可以許之赤之仁與不仁藏于其心未易測也吾安得而知之耶夫專對之才聖門所重聖人以此稱赤而不許其仁何哉才美易見心術難知故耳是以觀人者不可因迹而信心用人者不可徒取其才而

不容其德也

白講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宰予是孔子弟子寢是睡雕是刻畫杇是塗飾誅字解做責字昔者宰我從學聖門一日當晝而寢夫子以其晏安怠惰無向上之志故責之說道木必脉理完美乃可雕刻使成器用若陳朽之木質已腐壞不可雕也墻必基址堅固乃可塗飾使有文采若糞土之墻易于傾頹不可杇也學者必有求道之志乃可督責訓戒使成令德今宰予白日而寢則其志氣昏惰不足有為教誨

無所可施矣是亦陳朽之木糞土之墻而已子將何以責之耶夫聖人言不足責正所以深責宰予使之聞而悔悟以進于道耳大抵學者之求道帝王之為治皆貴于勤故堯舜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而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唐虞成周之治所以為隆也唐玄宗勵精勤政身致太平及怠心一萌遂基天寶之亂故傳稱晏安為鴆毒信不誣也

日講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是剛强申棖是孔子弟子姓申名棖慾是貪慾孔子

說道當今之人我未見有剛者蓋剛是箇美德人必秉受天地正氣而又加以學問涵養然後義理明白持守堅定窮而在下則執德宏信道篤有一介不苟之操達而在上則任大事臨大節有萬夫莫當之勇此烈丈夫之事非人所易能者故夫子嘆其未見也或人不知乃以弟子申棖爲對是徒見其氣質強壯疑其爲剛耳于是孔子曉之說道我所謂剛是以義理爲強不是以血氣爲強以義理爲強則内欲不萌外誘不入乃是真剛今申棖未知義理不能以道御情多所貪愛執守或喪自反不縮平日所恃血氣之強必然銷沮矣安得謂之

剛乎葢剛有善惡兩様迹相類而實不同不但學者所當深辨先儒謂君德以剛為主所謂剛者乃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決斷庶務不為文義所牽制總攬乾綱不為權近所移奪乃人君之大德也若好自用惡聞過聚財利尚刑罰則孔子所謂慾而非剛者亦不可不辨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日講〉

這是門人記子路勇于行道的説話人之于道固貴于有聞而尤貴于能行苟聞矣而不行則所聞者不過為口耳之資或行矣而不力則所行者終亦不能副其所

聞也唯子路之在聖門資兼人之資有必行之果凡善言不聞則已一聞于耳則必汲汲行之于身然後其心始快矣設或聞得一件道理未能即便行去其心必惕然不安唯恐再聞得一件道理則入耳徒勤躬行不逮將使前所聞者或壅積而不及行矣蓋其心必欲隨聞隨行以待後聞之至聞益廣則行益勤行益勤則求聞益切此進道無已之實學也世之徒聞弗行者其善既非已有少有所聞而遽自滿者則亦不知義理之無窮耳是以大舜樂取諸人而禹聞善言則拜帝王之德所以不可及也

經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這是論語第六篇仲弓對孔子論治道的說話仲弓是孔子弟子姓冉名雍敬是敬慎不怠忽簡是簡易不煩瑣仲弓因孔子稱子桑伯子之簡遂對說道人君總理萬事統馭庶民固貴于簡易不煩然其根本切要處還須以敬為主若能自處以敬常時收斂此心無一念放縱檢束此身無一毫怠惰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矣由是行簡以臨治那百姓如政事則務舉大綱不規規于細故號令則務存大體不屑屑于繁文這是居敬而行簡

以臨其民夫以敬謹的心行簡易的政則事無煩苛民不紛擾自然上下相安治化有成這樣的簡不亦可乎若是先自處以簡內不能撿束其心志外不能整飭其威儀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及其所行却又專務苟簡不論輕重而任其疎畧不分緩急而悉皆縱弛這是居簡而行簡夫自處既已疎放行事又皆忽畧則紀綱紊亂法制傾頹將見事皆荒廢民無遵守這樣的簡無乃失之太簡乎此可見臨下以簡固人君之美德而簡有不同居南面而臨民者又不可以不辯也仲弓此言可謂深識治體者矣臣嘗論之居敬行簡之說即是脩已

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的道理雖堯舜之治皆由此出觀堯之欽明舜之溫恭兢兢業業不自怠遑其憂勤惕厲之中預先有箇主宰是以施之于政則急先務急親賢不須徧物徧愛而天下自理可見堯舜之簡都從居敬上來此其治所以萬世不可及也三代以下之君以玄默清靜為治者則溺于黄老之說以虛無曠達為賢者則釀成魏晉之風蓋徒知行簡而不知居敬又何怪乎治道之不古若哉仰惟皇上蒞治精明臨朝莊敬德意所向務省彌文用臻實效是以刑清政簡内順外安天下臣民莫不仰戴而稱頌矣臣愚更望帝學益勤

聖敬愈密勿以燕閒而忘戒懼之心勿以治安而懈儆惕之慮念萬化之本源有在務以省躬克已為先恐此心之操舍無常務以謹始慎終為要則庶事自理萬邦咸寧垂拱無為之盛可與堯舜同符矣臣等不勝惓惓

至願

經筵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這是論語第八篇記孔子勉人為學說道人不可以不學學也者所以致其道也道無終窮則學亦無止法世之人固有知從事于學而不能勇往以用力亦有雖用其力而不能專精以要其成皆非善學者也善學者當

如何蓋天下的道理無一件不是我之所當知者也無一件不是我之所當行者為學先要致知道理甚多安能一一就都知得故必窮事物之理極吾心之知孳孳焉因其所已知而益求其所未知者如有所追而不逮為學更要力行道理甚多安能一一就都行得故必詳體驗之端致擴充之力孜孜焉因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能者如有所求而不得今日知一事明日知一事所知者雖漸次開發的多了他心中還退然不足恐怕終無以盡天下之理而皆能知之也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所行者雖漸次積累的高了他心中還歉然不

滿恐怕終無以會天下之事而皆能行之也唯見大義理之無窮而不自知其黽勉之為勞唯慮夫年歲之不與而不自覺其發憤之已至則其所勉勉循循終始典學而無間者自有所不容已耳必如是然後可以盡斯道之全體收為學之全功見之動容周旋而為德行措之天下國家而為事業者無非由此以出之矣臣嘗觀大學一書其論學甚備始于格致誠正終于脩齊治平蓋聖賢之學帝王之治其體用一原如此如之何其可以易而至也是以自昔哲后欲建天下之盛治者未嘗不以務學為急故殷高宗遜志時敏求多聞以建事周

成王日就月將學緝熙于光明皆能以識際道真化參位育為守成之令主崇中興之顯名孜孜務學之要端可覩矣後世或襲取一切之功而身多慚德或暫致一時之效而鮮有令終則由帝王之學不傳世主不能博聞養德常以其所已至者自足故爾仰惟皇上天挺英姿日新聖德敬慎威儀沉潛經史蓋與古帝王典學之訓光邁之矣臣愚更惟理欲之出入無常操舍之存亡甚易苟致謹于顯而或肆于隱微勵精于初而或怠于久遠皆足以間斷聖學虧損帝治伏望聖明彊勉而加意焉不以德為已至而忘其進脩不以世為小康而替

其勸勵則一人之慶固宗社兆民永頼矣

經筵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這是論語第十一篇記閔子騫論魯事孔子取他的說話魯人是魯之執政司國計的人長府是魯國藏貨財的府名閔子騫是孔子弟子名損仍是因舊貫如今說舊規一般夫人指閔損說昔者魯國有藏貨財的長府魯人要將舊制拆卸從新改造一番閔子騫見其事在得已乃婉辭勸諭說道改作之事有國家者所當慎重若果是舊日的規制十分滯礙難用不得舊日的營構

十分敝壞因循不得夫然後不得已而改作焉猶之可也今魯之長府建自先世規制可久歷世固已率循營搆孔堅今日猶未大壞不如因其舊基稍加補葺以藏貨財于斯而不失先公之世守亦何不可乎又况工作之興勞費不貲力役勤苦則下民之心未免于怨咨供億浩煩則府庫之財將至于虛耗夫改作之難如此今既舊貫可因亦何必為此損國病民之舉哉閔子此言特論端確既有以指明大事理出詞和雅尤足以感發乎人心孔子聞而喜之乃稱美之說道人之發言甚易求其言之合理者甚難損之為人德行可稱固不以言

語名也今而長府之評持議甚正論事適宜其謂舊貫可仍在理誠當因也其謂改作可已在理誠當止也蓋唯不言則已苟一有言則必愜其擬議之當矣損也誠賢哉臣觀孔子之作春秋于魯之興造無不書者公羊傳謂凡書工作皆譏良以勞民傷財唯土木之工為甚耳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四分歲入用三而贏其一是以民有餘力府有餘財雖有水旱凶竊待之甚裕而太平之業常保也若夫輕用民力暴殄天物未有不基禍速亂者是以大禹卑宮室且垂峻宇之戒傳祚四百漢文惜百金遂罷露臺之造燒美成康良有以也仰

惟皇上臨御以來愛養民力撙節財用悉罷不急之工與天下休息三年于茲矣然自古憂勤惕勵每生于艱虞多事之時而宴安驕佚多啓于豐亨豫大之日今雖四夷嚮風海內無事然閭閻之困若猶未全紓帑藏之積蓄猶未充裕更惟聖明追踪大禹邁迹漢文愼乃儉德守而勿替宗社萬年之休端在是矣臣等不勝顒望

經筵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這是論語第十二篇記孔子弟子有若荅魯君哀公的說話昔有若因哀公求年饑足用之術既以盍徹告之矣及哀公有二猶不足之問乃復說此四句以明君民

一體休戚相關的道理如何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盖朝廷上各色用度都是小民出辦若制其田里平其賦役自本等額課之外不以一毫過取于民使百姓每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閭閻之下家家殷實焉將見斯民生計既饒一應正經錢糧出辦自是容易凡軍國所需服御所用一件件都與君上供備停當不致缺少這便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如何是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盖民間財力原自有限百姓終歲勤動自俯仰衣食之外只好供辦本分錢糧若是井地不均賦稅無度或加增正額或無端橫歛使百姓每力將不得食勤織不得衣閭

閻之下家家窮困焉將見小民生計既窮必至死徙流離田野日益荒蕪歳賦無從出辦凡軍國所需服御所用必致件件缺乏無與供給這便是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若以此告哀公者正見用徹法則什一取民民果富矣君豈至於獨貧稅畝則加倍取民民既貧矣君亦安能獨富其所以曉解之者不其深切著明哉臣嘗因是論之國家經費資于財用魯君方患用度不足若又減去一半賦稅其何能濟乃有若必欲行徹蓋有深意焉先王之法量入為出其取于民也有制其用于上也有經魯自宣公而後十二取民賦入既廣侈用日滋法

制一踰溢無限量率是道也將括地取之猶不給用者矧惟十之二乎若是復行徹法賦稅所入既有定制則一切侈靡之費自是不容不省省去妄費則固十一有餘矣有若之言誠經國之遠猷探本之至論也仰惟皇上奉天法祖惜財愛民裁省冗浮蠲貸逋負康阜深澤固洽于民心矣但今日財用在百姓則杼軸有其空之嘆在國家則府庫無終歲之儲加以災沴頻仍邉供浩穰入少費多有將來大可慮者伏望聖明思患防微去奢崇儉减損不急之費不貴難得之物庶幾百姓漸足而豐亨之治可期矣臣等無任惓惓

經筵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這是論語第十三篇記孔子與弟子論政的說話先是導率的意思勞是勤勞倦是厭怠孔子弟子子路以為政的道理問于孔子蓋要把那出治臨民當務的事件預先講究明白到得後日施行之時有箇定準不至于錯謬耳孔子答他說道君子既以一身臨于民上則百姓的事與自己身上相干以正民德則有教化之責然不可徒以語言訓諄誘百姓之自超也必也以身先之欲民親其親則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則先之以弟欲作民忠先以不欺欲作民信先以用情件件都先從自

己身上做箇樣子使百姓每後面跟着樣子做來自然觀感興起而民之德可正矣以厚民生則有康阜之責然不可徒以法制驅率令百姓之自為也必也以身勞之如欲民勤于耕則春省補其不足欲民勤于斂則秋省助其不給或勸課其樹畜或巡行其阡陌件件都費着自己氣力與百姓整理一番使競相勸勉各治其生理則民生可厚矣為政之道大段不過此二端而已若欲着實體貼行去甚有不易盡者乃子路未察復請有所增益蓋猶以此為未足也聖人又告他說道為政不在多言前說已盡無可增益也但天下之事使人為之

者恒易而自為之則難是以能勤于始者常多而令終者甚少子無求于先勞之外有所增益也惟于此二者持之以有常要之于悠久民行雖已興矣而所以率先之者益勤民生雖已裕矣而所以勸勞之者不懈此即所謂敎思無窮容保無疆出治之水根帝王之能事具矣又何必于二者之外有所加益乎吁聖人所以告子路者可謂約而盡矣臣嘗因是論之天之立君君之建官立長都是為民守令有郡邑則一郡一邑之民事皆守令之責諸侯有國則一國之民事皆諸侯之責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民事皆天子之責故百姓不親舜以

為己責命契敬敷五教黎民阻饑舜以為己責命稷躬稼以率之卒致比屋可封兆民允殖有虞之治所以為不可及者由舜以身勤民而又得人以任之也後世人主志不在民者固不足言矣其有留心治道孜孜然圖惟改化者又多不知本諸身以推之且又不能持久故雖小康之治亦僅見焉蓋由聖學不講而昧于致理之原故也仰惟皇上統天御曆五載于茲躬履仁孝之盛節勤恤閭閻之疾苦聖門格訓固已允蹈之矣然人心之出入無常而治忽之關係甚切臣愚更望永固初心益弘至理風俗未淳務端所以化導之本民生未阜務

培所以安養之原慱采材賢明慎任使則有虞之盛治將復見于今日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經筵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是論語第十三篇記孔子告弟子樊遲的說話上指在民上的人說情是誠實襁是線縷所織用約小兒于背焉是何孔子說道稼圃小人之事固非學者所當留心若夫大人居上臨民其道甚衆正學者所當講求者何樊須之不知務也彼君子以一身居于民上為所具

瞻若樂放縱而惡拘檢將百姓見之而狎侮之心生矣若能好禮由一話一言達之于動容周旋之際自臨民御衆推之于幽閒燕處之時皆依着節文度数不敢有毫髮違越下面的百姓望見君子德暉這等莊肅自然中心嚴憚不敢輕慢這便是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義者事之宜凡刑賞予奪都有箇恰好的分限所謂義也在上的人勢得自便或任着自己愛憎厚薄施行人心必然不服若能好義或刑或賞或予或奪都依着他本等分量順應將去絶不以一毫自己私意參于其間自然合乎天理之正恊乎人心之公賞一人予一人而百

姓以為勸罰一人奪一人而百姓以為懲矣這便是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下之分既殊中間全要一點真意相為貫通在上的人或任數挾詐不以誠信待人則下面的人亦競相倣傚爭為欺罔不肯用其情矣若能好信推其赤心以置人之腹中凡政事之脩皆根于由衷而不徒為粉飾凡號令之布皆要之悠久而不數為變更那百姓每知在上人的心至誠可信莫不感戴親信凡有所興役必相勉以出其力有所徵賦必相勸以出其財也不敢有一步欺詐不實的意思這便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此三者皆大人之事誠能盡之不

但自已所管轄的百姓敬服用情雖是四方鄰國聞得這箇風聲都願為其民人受其福澤各襁負其子自遠而至矣凡此四方之民皆可以為農圃之事君子不必身自為之而有代為勞力者矣何用學稼為哉臣嘗論之樊遲雖從學聖門于時尚在畎畝稼圃乃其所有事者而孔子深鄙之何哉以其不講輔世成化之道而并心為匹夫業也若夫人君處崇高之位有宰世之責固當游心于帝王之業尤貴克知夫小人之依故安居九重則思閭閻之疾苦玉食萬國則念稼穡之艱難夫然後九有宅心而百靈效順矣蓋孔子告樊遲者臣道也

而臣之所論君道也臣道期于承君君道要在惠民義各有攸當耳仰惟皇上秉禮蹈義彰信兆民首脩耕籍之儀屢下恤農之詔帝王之美節大人之能事備矣臣愚更望議道自己出政宜民懋建皇極而敷訓立教必本之躬行軫念民天而暑雨祁寒必恤其怨咨則淳曜太和之治必復在今日宇宙間矣臣等不勝大願

經筵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是勤苦誨是規諫孔子說道天下事固有情若相拂而道實相成者君子所當深辨也彼父子之親不可解于其心人之子子固皆知當愛也而不知所以用其愛

者在于勞之蓋人之常情好安逸而惡勞苦然勞苦則憂勤惕勵而善心生所以立身成家者由之矣安逸則怠惰淫泆而不善之心生所以身辱家敗者由之矣人之愛子固日望其成立也則天夙夜訓課以勤其心志而勞其筋力者自不能已矣若徒溺于情愛使其子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焉雖曰愛之其實害其子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臣之于君固皆知當忠也而不知所以忠其君者在于誨之蓋人之常情好順從而惡拂逆然諫諍之言雖逆耳難受却有益于君德諂諛之言雖順意可悅却有損于君德臣之忠君固日顧其

為明聖也則夫朝夕納誨以糾其愆違而補其闕失者自有不能已矣若徒工于容悅使其君志得意滿惟其言而莫違焉雖曰忠之其實賊其君也是知父以成子為深愛臣以成君為大忠世之務為忠愛者當審所從事矣臣嘗因是論之愛之當勞孔子固汎為人之愛子者而言然即是可以為養儲之法盖匹夫有百金之産苟欲其子能守猶不忘訓督況夫神器之重而顧付授可輕乎是以三代盛王皆豫建太子而早諭教能言訓以孝仁禮義能行導之闕下廟趨蹡襁褓為之選師傅迨知學為之備僚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春夏秋冬皆

有正業所以聖聖相承而為有道之長者此耳忠焉必誨孔子固為臣之事君者而言然因是可以得辨臣之術蓋上臣謀國具臣謀身謀身之念重則唯知緘默以苟容雖陷君于有過而不顧謀國之心誠則必欲盡言以匡君雖身陷于危亡而不恤故古之帝王設敎諫之鼓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記過之史凡以作臣之忠以自匡益耳仰惟皇上神聖紹基寬仁容物早正大本慰九廟之神靈嘉納讜言致萬方之愛戴慈子馭臣可謂兩得其道矣然膺數漸長則習尚之端易移治效漸康則驕侈之萌易啓臣愚更望于三代敎子之猷帝王求言

之典循而舉之則宗社萬年之慶不外是矣臣等不勝

幸甚

經筵大舜有大禹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

善

這是孟子論聖人樂善之誠教人取善的說話善是道

理恰好處舍是捨棄樂是喜樂孟子說道子路喜聞過

大禹拜善言其樂善之心固皆誠切但喜聞過者是要

自家身子無有差失拜善言者也是要將人的善來增

益于我都是把這道理看做我一箇人的物事了猶為

未大乃若大舜之所為則有大于禹與子路者焉蓋其

廓然太公見得這是天下公共的道理原無此疆彼界形骸爾汝之分我之善也是人的善人之善也是我的善而能以善與人同之如已有善言不據之以自是也聞一善言即孳孳焉舍己以從之而從義也必勇己有善行不守之以自足也見一善行即皇皇焉舍己以從之而求益也無方何嘗有一毫係吝之私哉夫舍己從人可謂難矣使或勉强而行之然猶非其至者大舜則以達善無私之量而出之以好善無已之誠其從人之言也從人之行也惟其善則取之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夫如是不善與天下共改之已之善人之善也

而何有于喜善與天下共由之人之善亦己之善也而何事于拜哉此謂善與人同舜之所以大于禹與子路也臣嘗因是論之以舜之聖豈有善不及人而人之善寧復有過于舜者而舜方且舍己而樂取之何哉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聖心之至誠不息故雖智周萬物德蓋天下而自視欿然常若不足視天下一才一藝皆若勝己匹夫匹婦未歸于善瘝然以為己責夫是以道德全備若百川之滙于東海浩乎莫知其限量矣此固舜之所以為大而四方風動之休所由致與設或誇于己私不能自舍牽逸慾之情則忠讜之規不入狃自用之

見則謀猷之告不聞譬之壅塞不去江河不行雖有義烏能樂而取之哉仰惟皇上秉睿哲之資擴冲虛之度經筵日御典學不替乎始終章疏時陳兼聽不遺于狂瞽其樂善之誠真與大舜同一揆矣然臣愚猶慮尊居九重則忠忱或艱于上達躬有萬善則聽察易忽乎邇言更願純心用賢屈已求諫善無微而不採雖忤心逆耳咸歸翕受之公德已盛而若虛而明目達聰用廣咨詢之益則聖智之大通天下為一身而萬邦咸寧之治不在有虞而在今日矣臣等不勝惓惓

日講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這是孟子滕文公篇記孟子初見文公時所言大槩的道理道字解做言字性是人所稟于天以生之理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受此理于天共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惟為氣稟所拘便有偏私為物欲所蔽便成昏暗所以做出惡的事來非性之本然也惟是聖人清明在躬凡氣稟物欲都不能為此性之累所以道德純全出類拔萃而為人之至者亦只是合下盡得這箇善的道理非有加于性之外也故孟子于滕文公為世子時初來相見開口就把這性善的道理諄諄與他講說或因所發見而原其根本或引其端緒而導以擴充只是要世

子曉得自家性分中道理本是這等恰好一心向善做箇好人他日治國做箇好君耳又恐空言無徵世子將不知所做做凡所稱說都把堯舜引來做箇樣子如言盛德就說堯舜性之如言人倫就說皆法堯舜蓋欲使世子曉得我這性善本與堯舜一般盡得這箇道理便可以為堯舜一心勇往直前以聖賢為必可學以帝王之治為必可致也其屬望之意何其厚哉

經筵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這是孟子滕文公篇記孟子對文公的說話民事是農

事詩是豳風七月篇于是往取索綯是糾絞繩索乘是升播是布種孟子因滕文公問為國遂告之說君國以子民為先立政惟知要之責今君為國惟于民事先加之意而已蓋天之立君為民民之所依在食農事者民食之所由出也必也農不違時地無遺利然後家給人足而國家可理如其不然田野不闢衣食無出將怨畔並作而國非其國矣是以為國之道雖曰多端而究其先務之急莫有過于農事則夫制其田里以開衣食之源導之樹藝以盡勸相之方者誠當汲汲圖之而他務未遑矣嘗觀七月之詩豳風叙述田功該道吾人盡力

南畝春耕夏耘秋收都是農忙時候雖居室是要緊的
事這三時也無工夫整理惟有冬月收成之後方好趂
着農隙日裡往將茅草取来夜裡糾絞做繩索急急的
外在屋上葺敝補漏不可怠緩盖這冬月時候有限不
久春来又要去從頭播種百穀那時晝夜奔忙無暇復
料理此屋矣觀之詩詞斯民自急其事若此國君以保
民為職顧可不以民心為心而或緩其事哉臣嘗因是
效之七月之詩周公告成王以王業基本意與周書無
逸篇問其述農家之苦最為詳矣夫成周之時田皆井
授下無兼并九一而税上無横征宜民皆樂業無復怨

咨也而周公尚以農事艱難為說若夫後世之農或有丁而無可耕之田或有田而無可耕之具婦子力作供地主之原租罄竭囷倉償稱貸之倍利雖終歲勤動而曾不得享一日豐穰之樂况加以水旱蝗螨之災乎故今日四民之中惟農最苦為人上者所當深念也仰惟皇上聰明天啓勤儉性成亟求耕籍之儀屢下勸農之詔邇因東南水潦撫臣告災特勑司農厚加賑䘏真能急民之事矣臣愚更願益勵初心克終大業知稼穡之艱難則時切恫瘝之慮念供輸之匪易則力行節儉之風將見淵衷既篤佑命必純百穀自爾其用登四民胥

蒙其樂利億萬年太平之慶端在是矣臣等無任惓惓

日講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這是孟子盡心篇論為治當審所尚的說話孟子說人君臨民出治其道固有本末而其效之淺深應之不可誣也彼其以不忍人之心發之為矜憐愛護的言語以曉告那百姓叫做仁言真心實惠被于百姓使人人贊頌播聞遠邇叫做仁聲這兩件都可以入人但仁言一時所發未必其然仁聲著于平日則確有實驗故以二

若較量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建綱陳紀科條備具件件都與百姓每有益叫做善政勞來匡直使百姓每遷善遠罪而又躬行道德以率導之叫做善教這兩件都可以得民但法制禁令雖可以使民不倍而道德齊禮乃所以使民樂從故以二者較量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葢善政立則品式周詳制度晝一肅然而不可毫髮踰越民畏之矣若夫善教則抑其過引其不及嘉其善矜其不能恩意流通詢然家人父子之相與也謂不有以致民之愛哉善政立則取民有制用度有節百姓每家給人足而君無不足得民財矣若夫善教則

優游之使之自求鼓舞之使之不倦會極歸極自然無遺親後君者矣謂不有以得民之心哉

日講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這是孟子盡心篇發明大舜樂善之心的說話幾希是少禦是止孟子說聖人所以與人不同全在心上若止就形迹上觀看雖聖人亦無以自異于人昔者大舜躬耕歷山之時其所與居者不過木石而已其所與遊者不過鹿豕而已比之深山野人相去能有幾何然此特

就迹而言之耳若論其心則至空而無所不容能以一心而具天下之理至明而無所不照能以一理而善天下之應方其善言未聞善行未見湛然中存固莫得而窺測也及其人有一言之善聞之于耳則聲入而心即通初不假于擬議也人有一行之善接之于目則含已而人是從初無俟于勉強也盖其方寸之天萬善咸備言行之善于人者感雖由于外至而聞見之觸于我者機實本于中出殆猶江河之决沛然下注莫有得而禦之者矣此舜所以玄德升聞而後之作者弗及也大豈深山野人所可擬耶善觀聖人者觀之心焉可也

絛麓堂集卷之十一

講章二 尚書 貞觀政要附

日講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是繼事之辭羲氏和氏是掌管天文的官若是順昊是廣大的意思曆是紀數的書如今之大統曆象是看天文的器如今渾天儀之類日是陽精每一日遶地一週月是陰精每一月與日一會星有經星有緯星二十八宿是經星金木水火土五星是緯星辰是天上日月交會的去處分周天之度為十二箇次舍叫做十二辰人時是民間耕種收割的節候史臣前面既載帝堯能

以大德化民就接着說帝堯當時命羲氏和氏掌管厤象授時的職事使他敬順那昊天正經的氣運不可怠慢違背妄生穿鑿只把那紀數的厤書與那觀天象的器去推驗日月星辰運行的度數分定四時一心敬重此事頒行天下教百姓每及時務農該耕該耘該收該穫不失錯了早晚的節候夫帝王之治莫先於奉天勤民其德莫大於敬觀帝堯首命羲和既說欽若文說敬授是天勤民其敬若此眞可為萬世人君之法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是重羲叔是官名南交是南方交趾之地訛是變化的意思敬致是用夏至日午時祭日伺日正中天以土圭記驗日影的尺寸永是長星火是東方蒼龍七宿的大火心星仲夏即今之五月因是因春之析希是少革是易帝尭既分命羲仲以驗春曆又重命羲叔居那南交地方凡夏月時物盛長當變化的事以曆書上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授與有司當夏至日午時敬以祭日記那日影的長短這箇時節晝則六十刻其日最長夜則大火心星以初昏時見于正南午位驗這兩件不差可見得正陽之氣仲夏的節候不差矣又驗之于

民那百姓每春時已是分散居住了此時天氣愈熱比春時一發分散居住又驗之于物那鳥獸的毛都希疎變易則可見是仲夏之時矣這都是要考驗那曆書上夏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日講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是起熙是廣前面這箇帝字是指帝堯載是事宅是居亮是明惠是順疇是類伯是爵司空是官名後而這

箇帝字是指帝舜堯在時舜未嘗稱帝至此乃即帝位故史臣始稱為帝懋是勉稽首是拜下其首至地稷是治田的官名棄契是臣名暨字觧作及字皐陶也是臣名舜咨訪四岳說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乃帝堯之事功爾在朝之臣有能奮發興起做那事功以熙廣帝堯之事的我便使他居百揆之位修明庶事使仲件件都得其宜順成庶類使物物都遂其性這等的事不知何人做得于是四岳及所領衆諸侯齊說今有伯禹見任着司空的官職可居此任帝舜平日已知道伯禹是箇好官即以群臣之舉為然咨于伯禹說道汝

作司空能平水土今命汝以舊官兼行百揆之事汝當勉勵不怠以成亮采惠疇之功禹聞帝舜之命不敢自任乃拜稽首讓與稷契及臯陶三人說這三人皆可居百揆之職帝舜以三人固賢然百揆之任非禹不可故但然其舉不聽其讓就遣禹往就職事這一段見得帝舜選輔相之臣舉之極公任之極專又見得當時群臣推賢讓能略無妬忌之意所以為盛世之君臣也

日講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棄是稷的名阻是困阨的意思后是君有爵土之稱播

是布穀非一種故謂之百穀帝舜因禹讓稷契乃命棄說洪水為害百姓每還有困于饑餓不得飽食的汝舊為后稷之官今命汝仍為此官任養民的職事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勢之燥濕播此百穀以終其事可也親是親睦五品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各有名位等級故謂之五品司徒是掌教化之官敷是敷布五教是以五品的道理為教令寬是從容的意思帝又申命契說今教化未行天下的百姓不相親愛五品之人倫不相和順汝舊為司徒之官今命汝仍為此官任教民的職事爾必敬謹以宣布那五倫之教化不可少有怠

慢又必從容寬裕以漸而入不可過于急迫以終其舊事可也夫帝王之治天下其大端不過教養二事舜于命相之後即命此二官又先養而後教其施為緩急之序盖如此此舜之智所以為急先務也

日講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字解做主字三禮是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伯夷是臣名秩宗是敘次百神之官夙是早寅是敬畏的意思直是心無私曲夔龍是二臣名帝舜咨訪四岳說

道上而天神中而人鬼下而地祇皆天子所當祭祀的其禮至重有誰能任此事者乎四岳及在朝群臣同辭對說有臣伯夷者可當此任帝舜乃然四岳所舉嘆美伯夷而命之曰汝當作我秩宗之官以奉祀天神人鬼地祇必須早夜之時致其敬畏不可須臾怠忽使方寸之間常常正直無有一毫私曲則心體自然潔清不被那物欲汚染可以交神明矣伯夷聞命而拜稽首至地讓與夔龍二臣帝舜亦知夔龍之賢但以為不及伯夷故然其言不聽他讓說汝當往仕此官致其欽敬以典三禮無失寅清之道可也夫禮主於敬而事神之本在

心帝舜命伯夷典禮而以持敬為訓其叮嚀嚴密如此則其夙夜事心之功可知以故主祭而百神享之也是知天之所以與舜者親于堯敬而已人君為天地百神之王可不以舜為法哉

日講　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是指前面所命四岳是一人禹以下九官是九人十二州牧是十二人共是二十二人亮是輔助的意思功是事帝舜既分命群臣了又總告他說道我咨命你二十有二個人或任職于內或任職于外或總治于上或分治于下其職任雖有崇卑大小之不同然都

是上天的事蓋天生民而以治理托之君君不能獨理而委之臣苟有一事怠慢一時忽畧則天功必然廢缺了須要各加敬謹勤脩職業內外上下無不整飭振起以輔相上天之事可也帝舜于命官之終總申告戒而特叮嚀于欽之一言誠以天下之治未有不以敬畏而成怠肆而敗者況所治者天功則分職出攻之間莫非上帝鑒臨之赫一念敬肆而命之得失係焉此萬世君臣所當深省也

經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帝舜命伯禹攝位傳授他治天下

的心法人心是人的情欲之心危是危殆不安的意思道心是人的義理之心微是微妙難見的意思精是精察一是專一執是執持中是無過不及恰好的道理帝舜告伯禹說道人雖是一箇心發動處實有兩樣從那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上發出來的是謂人心這箇心發動的時耳中要聽聲音眼中要看采色口中要極滋味鼻中要聞馨香四肢常要安佚容易縱放了縱放了時則恣情任意敗度敗禮凡百不好的事情都從此出所以危殆而不安從那仁義禮智信天命之性上發出來的是謂道心這箇心發動的時或去篤恩愛或去謹名

分或去辨賢否或去崇敬讓或去固要約都是要修身
治性的道理發動甚難蒙蔽甚易一有蒙蔽則初間義
理念頭漸漸昏昧泯滅無可尋覓處所以微妙而難見
這兩樣心是人人都有的其幾最難辨別故要精察那
天理人欲之分看他念頭發於形氣的這便是人心發
於義理的這便是道心而不使其混雜既察的精了又
要專一守其道心常常加慎不可暫時放失使此心全
在義理而形氣之私更不得以干擾如此則治心的工
夫全備了然後人欲消泯而危者以安天理流行而微
者以著由是而見之動靜云為之間凡出乎身者自然

皆無大過無不及而合乎那恰好的道理由是而推之用人行政之際凡加乎民者自然皆無大過無不及而合乎那恰好的道理天然自有之中信有以執之而不失矣爾禹當總朕師可不致謹于心以為出治之本哉

臣觀堯之命舜嘗以允執厥中告之矣至舜之授禹諄諄于危微精一之訓而亦以執中命之可見治不外于心道莫過于中也禹之克儉克勤不矜不伐精一之學蓋所優入者帝舜于代政之際復詳切言之誠以人心易放道心難存操舍出入在乎幾微之間而得失治亂遂至于相去之遠甚可畏也仰惟皇上夙禀聖神之資

上接帝王之統心合至理動協天常信乎能中矣臣愚更望加意本原厭張治化人心易熾也則清心寡慾以防其危道心易忽也則務學窮理以使之著則賞不以飾喜怒唯其至當用舍不以狥愛憎唯其至公則舜禹相傳之謨備體于陛下而虞夏熙皞之治再見于今日矣臣等不勝至願

經筵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這是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敬民的說話一字解做皆

字三失是差失多的意思五子因太康逸豫滅德故首述禹訓說道人君處崇高之位每易視天下的人自我視之不特賢者能者能勝我也雖天下之愚夫愚婦既乏才能又無權力我看他恰似都能勝我一般未嘗敢易視之也蓋恐懼之心或忘則驕侈之情必縱苟人君所行一有差失已足以失散衆心況所失者不止一端則民之怨咨必益甚矣夫事未有不自微而至于著者民心之怨豈待事機章著而後圖之哉當識之早反之力一號令之未協必慮其有以咈民之心也一舉錯之未當必慮其有以傷民之生也庶幾可以消怨于未萌

而防害于微渺若待其差失多事幾著然後圖之則無及矣是以予臨兆民不敢以天下為樂而深以危亡為懼如以易斷之朽索馭易驚之六馬凛凛然恐其不免于傾危也夫以民之可畏如此為人上以臨民者雖抑情窒慾惇其固本之謀修政宜民圖其不見之怨猶恐其不克終也柰之何不敬乎能敬則能近民而邦以寧不能敬則必下民而邦以危安危之機敬肆之間而已太康顧以逸豫遠民如明明祖訓何哉臣嘗論之民匪后罔克胥匡以生是大君者固兆民所愛戴歸向恃以為命者也乃舜之授禹曰可畏非民禹乗典則貽子孫

亦惓惓于畏民之訓何哉盖君位至尊也小民至卑也為人君者使謂民不足畏而惟欲是從以致小民蓄怨在心無所控訴一旦横潰而民之真可畏者見矣故舜禹皆以大聖履至尊而必以畏民為先務也仰惟皇上稟大舜温恭之資懋神禹勤儉之德自踐祚以來省賦恤刑約己裕下其近民至矣臣愚更望聖明軫不獲于一夫溥大賚于四海禁掊克慎錫予以惜兆民之財停工役謹徵調以紓兆民之力使四方萬國懽然戴怙胥之仁將千禩萬年永保靈長之祚矣臣等不勝大願

經筵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

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這是夏書胤征篇胤侯往征羲和告將士的說話衆指將士聖指大禹徵是證據天戒指災異說昔羲和昏迷天象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乃告將士以討罪之意先嗟嘆說凡我將士要知羲和之有罪須觀大禹之訓詞我祖大禹是敬天勤民之聖君其圖謀治道教戒後人有箇謨訓非是空言後人能遵而行之實有效驗以之修德行政必能使國家平定安保所以說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大禹的謨訓說道人君與天相近所行善則天必應之以祥所行不善則天必應之以災捷如影響甚可

畏也惟先王一遇天變便常懷恐懼惕然加意修省期于消弭變異不敢怠忽其心所以說先王克謹天戒至于輔弼大臣以調元贊化為職者當此天變都同寅協恭贊襄啓沃守本等的法度以感格天心凡在位的百官以順時趨事為責者當此天變都奉公忘私盡忠補過修自家的職業以輔佐君上所以說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夫人君既能修己以應天又得賢臣以共事是以心志清明而內無失德紀綱振舉而外無失政真可以光撫四海照臨百官而為明明之君矣所以說厥后惟明明大禹之謨訓如此義和乃不畏天變不遵聖

訓罪其可赦乎臣嘗考洪範言庶徵之休咎由乎五事之得失惟君臣交相省驗則可以化災為祥箕子之言正以推衍大禹之訓也我太祖高皇帝嘗作存心錄欲使為君者如成湯六事自責如周宣遇災而懼即克謹天戒之意又作省躬錄欲使為臣者輒聞災異如漢之魏相數奏水旱如宋之李沆即克有常憲之意明徵定保之訓莫大於此仰惟皇上奉若天道憲法祖宗郊祀必親視朝忘倦聽言納諫蠲稅恤刑宜足以召和致祥矣乃災異數見豈恐懼修省之道猶有未至耶臣愚伏望皇上念祖訓之當遵知天變之可畏慎起居節嗜欲

益嚴顧諟之誠修政事任忠賢務盡欽崇之實則大小臣工孰敢不仰體德意以共成化理將見懽忻交通災異自息國家太平之盛可以安享于無窮矣臣等不勝至願

經筵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這是商書太甲上篇史臣記伊尹告太甲的說話慎字解作謹字儉是儉約懷是思想的意思永是長圖是謀伊尹以太甲肆困念聞既以法祖保命警之矣至此又深勉之說道王果能以越命自覆為戒聽信我的言語則今日急務當革去舊習先從儉約上做起蓋天子尊

居萬民之上享有四海之富其勢若可以自恣然意念之敬肆天命之去留因之財用之盈縮民生之休戚係之故凡服食器用宮室遊田皆當有個節制不可過侈若但知富貴之可樂而不思君道之難盡惟求一時之快意而遂忘經國之遠圖則縱欲敗度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吾王今日須是惕然悔悟取法烈祖不以天下奉一人爲己樂而以一人治天下爲己憂事必遵乎常度以防其逸欲之萌身必約諸禮法以遏其縱肆之尖目前之奢若可自快矣而慄慄然慮其或貽四海之憂制節謹度務欲其出之于身者有以保天下國家于無

竊焉一時之安若可以自樂矣而兢兢焉慮其或貽千百年之害退讓撙節務欲其為之于今者有以示子孫家法于不朁焉誠能如是將見君德日崇邦本日固富貴可以安享而天命可以永保矣先王啓廸後人之心不其懇哉臣嘗論之慎乃儉德一語雖伊尹因太甲而發其實帝王致治保邦之道莫此為先蓋天地生財只有此數若用度無節則不免過取于民民不勝其上之誅求必生嗟怨以致邦本動揺人心離散則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嘗仰稽我太祖高皇帝洪武初年百度經始外而師旅之征討内而官府之興作可謂煩費

矣于時海宇未一荒菜未闢財賦所入不當今日之半然而免租之令無歲不下府庫所積嘗有羸餘何也良由我聖祖躬行儉朴敎始宮闈服澣濯之衣絕遊畋之費故賦入省而國用足所以爲聖子神孫垂萬世無疆之曆者端在是爾仰惟皇上天植節儉同符聖祖踐祚以來蠲逋租施賑貸裁浮費停工作其愼儉德懷永圖可謂至矣但今司農之經費告詘南北之災傷相繼閭閻已竭邊烽未寧調度節縮求所以恤人窮答天戒者是在聖明一加之意耳臣等無任惓惓

日講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

佑是輔助烈祖指成湯言阿衡是伊尹高宗告傅說說道伊尹耻君不為堯舜而欲民皆得其所自任可謂重矣故能輔相我烈祖成湯懋昭大德聿修人紀子惠困窮兆民允殖功化之盛與天道相為流通他真是能堯舜君民不負其初志有商從來宰相功業之美實無有能及之者也爾今居阿衡之官便當志伊尹之所志庶幾精白一心朝夕納誨使予一人德協于烈祖而治格于皇天則爾之相業可與阿衡並美後先相映矣爾其勉之莫使伊尹獨專其美于商也夫高宗以成湯自期

而欲其臣以伊尹自勵其志可謂宏遠矣卒能光啓中興之業與烈祖比隆皆此志成之耳豈非萬世君臣所當取法者哉

附録

君道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群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爲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爲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

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
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
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
之端必蹈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
之難旣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愼之
尚書左僕射是唐時首相草是雜亂昧是晦冥徭役是
差役這是貞觀政要君道篇記唐太宗與臣下論創業
守成的說話貞觀十年太宗向近臣說帝王尊居物表
富有四海這箇基業甚大起初開手建造這基業的與
後來保守這見成基業的兩件比併那一件為難宰相

房玄齡對說帝王初起手時多是天地雜亂晦冥各處草澤中英雄競起爭勝或據城相持攻破然後服降或治兵相鬭戰勝然後剪滅若非神武特出豈能除盡群雄統一海內由此言之創業這一件事比守成為難魏徵對說帝王初興必是天下衰亂的時節衰亂之主大段昏庸狂狡恣行奢虐失了天下人心帝王除去昏狡發政施仁百姓樂推四海歸命此乃天授人與雖艱之不可得者可見創業非難唯是既得天下之後初間與已相爭的群雄盡數破滅四海九州的富貴盡數享受由是意得志滿驕奢淫佚干戈初定百姓方思安靜却

乃工役繁興以疲民之力戰爭方休百姓尚爾凋殘却乃用度日侈以竭民之財圖快目前不顧後患國之衰斃常由此起將復為英雄之資矣由此而言可見守成一事比創業為難太宗乃說卿二人所說都有理蓋玄齡先年隨着我平定天下横從艱苦中經過出萬死得一生所以見天下不是容易得的說創業為難魏徵今日輔助我共安天下慮恐我既臻治平漸生驕佚必又毁壞成功立蹊危亡之地所以見天下不是容易守的說守成為難然今日創業之難是已往的事不須說了守成之難朕當與公等君臣同心交相儆戒以致其慎

可也夫太宗身經百戰以有天下又親見隋之所以亡者則其慎守成業亦不為難若其後世子孫生長深宮習於富貴濟厥恭儉保有王業此唯天授英哲之主能之然後為難耳故觀于景龍天寶所以召亂者然後知文皇之遺訓遠矣

君道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興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收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擁蔽則思虛心以納下疾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

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盤遊指田獵言三驅是圍其三面前開一路使禽獸可去不忍盡殺之意九德即臯陶所陳九樣德行指人材說赤松王喬皆古仙人魏徵上疏太宗勸使積德累義開誠接物至此又說人君所以蔑棄德義縱情傲物非

是不懼危亡之禍特未之思耳誠能虛心觀理隨事加省如見聲色玩好可欲之物則思奢不可縱而知足以自戒將要興宮室臺榭則思勞民傷財而知止以安人念處高之易危也則居上不驕思謙冲以自牧懼盛滿之將溢也則思深自抑損若江海下百川盤遊可樂則思三驅為度不敢流連忘返也懈怠可憂則思慎始敬終不敢晏安是懷也聽接不廣則貴近易為奸欺故慮擁蔽必思虛心以納下君身未正則左右易為誣謗故疾讒邪必思正身以黜惡爵賞以命有德則思無因一時之喜而謬加刑罰以討有罪則思無因一時之怒而

濫及總此十思兢兢不廢而萬化之本原立矣然天工人代又須委任才哲如皐陶所稱九德之賢兼收並用簡其能者而任之擇其善者而從之隨才器使各適于用智者付以議論之寄使效其謀勇者付以折衝之寄使竭其力仁者則使之臨民以施惠信者則責之久要以效忠使文武諸司各奮所長爭相馳驟以競功業而天子與輔弼大臣安享得人之逸優游無事可以君臣相歡以盡豫遊之樂寧性養神以保松喬之壽如虞舜彈七弦之琴歌康阜之詩垂衣拱手不待言說而天下化成矣又何必勞神苦思代行百官有司之事欲以一

入耳目之聰明盡理天下之庶務終日煩擾虧損人君無為而治之大道哉吾君能以十思自勉而委百工之務于臣則所以積德累義開誠接物者在是矣豈有他道哉

攻體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孤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猶失之而况于理乎自

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孤是水子中書內省是唐時掌機務衙門設在禁中唐太宗貞觀初年對侍臣蕭瑀說道朕自幼小時即喜好弓箭至于今日留心既久凡弓箭的好歹自謂鑒別精明曲盡中間妙處近日得了十數張弓自已看着儘是好的及教做弓匠人審看却說都不是上等材料朕問他所以不好的緣故匠人說這做弓的木心既不端正脉理自然都偏斜了雖角膠固齊是有力量剛勁的弓但發箭必不直難以命中所以說不是好弓朕方省悟

在前錯認之耳朕以弧矢平定四方掃除禍亂中間用丐甚多宜乎品訂不爽今猶不得其理將不好的認做好的朕即位未久有天下日子甚淺其于治天下道理未能周知未嘗幹慣固不如丐之得于幼年習用也今丐尚不得其理將好歹錯認了況于天下之事一日萬幾至艱至大安能一一都得其理無有差謬乎理道得失之間乃治亂安危所係不可不慎朕一人聰明固不能盡知若集天下人聞見必有能如如丐匠之于丐者于是詔在京五品以上官員分番直日夜間就宿于中書內省以備不時顧問但有時召見都賜之坐與他從

容談論訪問外邊事務于以知道百姓每利所當興害所當革的事件及朝廷所行政治得于理道所當常守失于理道所當速改者焉夫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悟治理之不易乃博延廣採虛心盡下如此是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百工之情無不達深居九重之中而四方之故無不知所以成貞觀之盛治也歟

𬬻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

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既有不穩便必須執言
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中書省門下省俱是唐時宰相衙門擢是抽拔的意思
貞觀三年唐太宗御太極殿對侍從諸臣說道國家設
立宰相有中書省掌佐天子執大政凡制冊詔勅都教
他詳定申覆施行有門下省掌出納帝命凡國家政務
都教他與中書省總掌參訂這兩個衙門乃機務緊要
之司所以選擇賢才不次拔用其所委任最為隆重視
九卿百司不同蓋九卿百司凡事俱奉詔勅遵行詔勅
俱由這兩衙門而出若朕所下詔勅或于事體有妨或

于百姓不便不論大小為宰相的都該堅執奏聞明白指陳使朕得以省改近来但覺阿旨順情但有詔勑行下都唯唯答應苟且過去萬幾至繁朕一人聰明有限所行詔旨豈能一一都當于理而卿等絕無有一言諫諍開陳詔勑之不便者這等含糊承順行到外面妨政害民豈是道理為宰相者若但在詔勑上署箇名字打發往来文書則不過是吏胥的職事那箇人做不得何必惟恐不得其人妙選才哲然後從而委付之也朕與卿等言自今以後凡所行詔勑不惟明白差失決不可行所當執奏但中間微有可疑似于事體人情不穩便

者也不可茍且行下必須執奏使朕再加忩詳務求至
當朕必不以違忤生怒無得妄有畏懼明知其非寢其
執奏循默自容也嘗覲唐史所載貞觀之世諫諍之臣
最多房玄齡杜如晦皆一代偉人豈循默保位者而太
宗因詔勅執奏者少即切責如此其求言興治之切何
如也所以號令紀綱煥然可述于後世者豈偶然哉
諡政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
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
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
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于當時所理化之而

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旣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旣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

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三王是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貞觀七年唐太宗與群臣論治魏徵謂亂後易治勸行教化封德彝等對說自夏商周三代以後人心漸次澆薄訛詐不如古昔故秦承周後則專用法律

為治漢承秦敝又用王道霸道雜治之都因世道漸降要如前代以德化為治勢有不能非是可用教化而心中不欲也今若聽信魏徵之言恐不合時宜敗亂國家魏徵辯說自古稱盛治之世如五帝三王多是承衰亂之後帝王的百姓即是衰亂時的百姓何嘗換了百姓然後興治但行帝道則成帝治行王道則成王治都是因其時宜施其政教故能變化澆風登于至治無他道也今帝王已往其事績俱載在書籍可考而知當炎帝之末諸侯蚩尤作亂黃帝在之前後七十餘戰當時民困于鋒鏑財竭于供億其亂甚矣及黃帝擒殺了蚩尤

不多日子即致天下太平及至黃帝孫顓頊為帝之時諸侯九黎敗亂德化顓頊用兵征之既克九黎不多日子天下仍復太平不失黃帝之舊夏后氏之衰桀為亂虐成湯放之在湯本身時即將天下復治得太平與夏后氏未亂時一般及商之衰紂為無道武王伐之至武王兒子成王時亦將天下復治得太平與商未亂時一般此二帝三王都是身當亂世不久即致太平可見民風厚薄視教化為升降非有古今異也若說世風遞降人心遂漸澆訛後人不及前人淳樸則自開闢以來不知更歷多少世代至于今日應當化為鬼魅無復人道

矣寧可復以仁義教化之耶今陛下親除隋亂與三帝三王一般若以帝王之道行之則今日之治即可與帝王並稱德彝等之言不足信也夫德彝魏徵各陳所見太宗以魏徵之言為是而力行之卒致貞觀之治向使誤聽德彝豈惟不能致治將併見成功業失之矣天下治亂之幾在人君聽斷之得失而已可不慎哉

任賢

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玄齡在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子巢刺王以玄齡及杜如晦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高祖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召

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左庶子貞觀元年遷中書令三年拜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封梁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户既總任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踈賤論者稱為賢相焉

隱太子是太宗兄建成巢剌王是太宗弟元吉春宮即東宮唐制群臣受封爵者各有食邑視爵高下為多寡之數謂之實封政要叙房玄齡始初與太宗相見就被

知遇及太宗封為秦王又建行臺陝東即用玄齡為秦府記室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玄齡在秦府前後十有餘年常居管記之職以腹心相託建成元吉譖害太宗見玄齡與杜如晦兩箇都是有智畧的人為太宗親禮恐其不便于己甚是憎惡因在高祖面前讒譖說他兩人不是都驅遣出外不使在秦王府中及建成等陰謀將發太宗乃召玄齡如晦變服易形穿着道士衣裳暗地裏引入府閣謀議事既平定太宗立為皇太子入東宮即用他為東宮官授太子左庶子貞觀元年太宗即皇帝位即用他做宰相加授中書令至三年遂拜

尚書左僕射爲首相監修國史封梁國公食實封一千三百户恩數爲當時第一宰相之職無所不領玄齡既拜相總任百司之事小心恭慎晝夜不敢少怠盡心竭節知無不爲要使天下無一人不得其所聞人有些好處可以益國利民中心愛樂就如他自己的善一般且明達吏事凡兵刑食貨簿書符牒無不精諳又以文學爲之緣飾皆有可觀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人有一才一藝即取之不務求全責備不以已之所長責人皆能隨人所長收錄叙用大小繁簡各惟其宜但論才幹不拘資格踈賤之人一體擢于是論者稱爲賢相當時無

異議後世無貶詞也夫玄齡與太宗相遇于艱難側陋之時一見投契排盪風雲輔成功業卓然爲一代名臣稱首明良際會信不偶然哉及觀玄齡相業無他奇異惟在虛己奉公進賢使能而已故人君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道也

贊魏徵鉅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武德末爲太子洗馬見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爲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衆皆爲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爲之斂容

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卧內訪以政術
鉅鹿唐時郡名今爲順德府屬縣相州今是河南彰德
府內黃縣名今屬大名府武德是唐高祖年號慷慨是
意氣激發從容是安詳自在的意思諫議大夫是言官
之長數是頻數政要任賢篇述唐太宗賢臣房杜而下
即叙魏徵說道魏徵祖籍原是鉅鹿郡人後又移在相
州內黃縣地方居住唐高祖武德末年曾用他爲東宮
官屬稱太子洗馬之職那時太宗爲秦王功高望重建
成慮其不利于已與齊王元吉合謀要害太宗太宗也
與手下文武將士多方防範暗地裡兩相傾奪高祖不

能張主魏徵既為東宮官屬乃勸太子建成趂早為計免得後日受害建成不能決及太宗既誅建成知道魏徵前日有言乃召他當面責問說你在東宮不勸太子和睦兄弟乃用讒言離間使我兄弟不能相容此何說也一時在傍諸人見得太宗惱怒至極知魏徵禍且不測都替他危懼魏徵却慷慨自如全不動意從容對說臣昔事先太子見當時事勢必不兩全果然勸他先發制人先太子不忍兄弟至情故為王所害耳若肯聽從臣言必不至有今日之禍太宗見魏徵說得理正詞直臨死不懼其忠義度量都非常人可及不覺息怒歛容

為之起敬於是厚加禮待中心奇異之即陞為諫議大夫頻頻引入臥內的去處訪問為政致治之術蓋不惟重其為人而又有以深味其言也嘗考太宗創業之初經綸謀議房玄齡之功為多及即位之後措世太平比隆三代則魏徵匡弼之力也玄齡草昧相從而魏徵乃得之讐虜忘其宿怨收其後功真有容物之宏度知人之明德哉此萬世人君所當法也

貞觀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議貞觀之後盡心于我獻納忠讜安國利

人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
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誕是生忠讜是忠直之言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三月丙
子以皇孫誕生詔宴公卿大臣于東宮太宗甚是歡喜
向近侍臣僚說道今日治定功成君臣相樂固是一時
勝事然朕所以致此實賴賢臣輔助不可泯也蓋當貞
觀以前天下方亂從我起義興兵底定僭亂周旋于干
戈擾攘之中決策陳謨終濟大業者當時功臣雖多惟
房玄齡勞績最高當爲第一無可遜讓及貞觀之後朕
既登大位求其一心奉公盡忠于我獻納忠讜糾正闕

失上以安靖國家下以惠利百姓成我今日功業使海內富庶四夷賓服為天下所稱頌者則惟有魏徵一人而已他這兩人弘量深識精忠大節不但今人少有雖史冊所書往古名臣亦恐無以過之于是將自己常帶的寶刀親解以賜二人見寵眷優異之意欲群臣有所激勸也夫太宗君臣歡讌言論欵洽不啻家人父子此天地交而成泰之氣象也且褒獎賢臣明揚勲伐又足以風百僚而興功業不獨為宴樂之娛而已豈非三代以下所僅見哉

任賢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

朕豈獨有非于往時而皆是于茲日無亦庶僚苟
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言而
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以後各
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
觸龍鱗龍鱗龍頷下有逆鱗人觸之者必死故古來以臣子
直言觸犯人主威怒譬之觸龍鱗唐太宗因魏徵歿後
在朝諸臣無敢直諫者乃下詔戒諭說道在前魏徵存
時朕或行政非宜或用人未當徵必據理執奏明指闕
失使朕得以覺悟省改自魏徵既歿朕之所行再無人
明指其失者豈是我在前時每有過舉到今日事皆合

宜耶蓋亦由爾大小諸臣苟且順從阿諛保寵惟恐直言逆耳或觸犯我之威怒故寧陷君不義而不肯忠言也夫人君聞言責于能受而有過難于自知朕所以虛己外求冀聞讜論披迷內省莫知其由若爾諸臣有所論說朕却不能屈己信從以朕為拒諫遂非固朕所甘心也今朕思見己過樂聞正言爾諸臣遞循默不言不忠之責其將誰之諉乎自今以後凡我在位臣僚務竭盡誠欵如君德有違于禮法朝政有害于邦國都要明白執奏直指弊端毋得觀望規避有所隱諱或知之不言或言之不盡也抑考魏徵諫錄不下百十餘篇史稱

為千古諍臣一人今按政要所述則知太宗求諫如不及徵乃得成其名爾歷代名臣非無高標勁節著稱于世而直諫竟無有過于徵者則所遇非太宗也故曰君仁然後臣直太宗之君德真高出千古哉

任賢

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行軍總管進擊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楊道政及煬帝蕭后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頡利可汗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

定襄咸鎮北狄實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
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
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
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
檢校唐制凡詔除非正授者謂之檢校猶今之兼管行
軍總管是邊要地統軍的官突厥是唐時北狄國號定
襄唐郡名在今大同左右衛地可汗是酋首名號竹帛
揩載籍言政要敘說太宗既拜李靖為刑部尚書至貞
觀二年加他檢校中書令兼宰相職銜以優異之是時
北虜頡利突利二酋強盛統領夷衆入定襄地界住牧

又將隋齊王暕的兒子楊道政立為隋主統中國人在虜中者貞觀三年太宗轉李靖為兵部尚書代州行軍總管着他統領大兵進擊北虜于定襄城大破之北虜諸部落達子都拔帳房北走遠過塞外沙磧之地靖乘勝追趕遂將偽隋主楊道政及隋煬帝的蕭后擒獲送于長安突利可汗畏威請降頡利可汗兵衆盡為靖所擒斬僅得脫身遠遁李靖還京太宗獎勞他說道在前漢武帝時李陵提步卒五千出塞為匈奴大兵邀遮轉戰千里不能入塞降于匈奴史臣但取其用少擊衆猶書名竹帛以傳不朽今將軍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巢破

其數萬之衆收復定襄境土威振漠北此等戰功古今未有往年朕初即位頡利入寇直抵京城外渭水上受他侵侮今日有此奇功可以報前日之耻矣于是論功行賞封為代國公自是以後頡利大懼不敢近塞住牧四年遂退保陰山後之鐵山遣使入朝謝侵擾邊境之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太宗乃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恐虜一時變詐資靖威畧將乘便制之也夫李靖擒滅突厥其功固偉其實太宗神武知人善任所致耳而太宗乃不以功成自矜而以頡利驕肆危亡自懼此其識量豈常情所能致哉可為萬世法也

虞世南會稽餘姚人也貞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而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

會稽唐郡名即今紹興府餘姚縣名文館是弘文館記室是掌書記的官列女傳是漢時劉向所輯采古來賢妃貞女及嬖孽亂亡等事類次為書以昭勸戒秘書監是掌圖籍的官這一段是記唐賢臣虞世南的事虞世

南是會稽郡餘姚縣人初太宗削平僭亂崇尚儒術待虞世南以上客之禮因而開弘文館延攬四方英俊于是館中所集如十八學士皆極一時之選然論其文學都推重世南為宗無有能過之者太宗授世南以記室之職使與房玄齡協同掌管文翰親近委任一日太宗因世南工于書法教他寫劉向列女傳要裝成屏風設于殿內使后妃有所觀看此時列女傳舊本不傳無從考索獨有世南記得此書默地將傳中所載的故事完全寫將出來不曾遺失一字其博學強記如此貞觀七年累遷至秘書監太宗每裁決朝政遇有閒暇的時節

引世南與他談論古今同觀經史商確義理評論興亡資其博聞多識以闡廣聖智也夫太宗弱冠起義神武成功其天授聰明有過人者乃不自滿假樂近文儒投戈講藝孜孜不倦致治之美與成康比隆也宜哉

任賢

未幾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起居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烟閣

鍾子期伯牙是兩箇古人起居是記注天子言動的官

悼是哀傷凌烟閣在唐西內太極宮中政要述虞世南
歿後不多些時唐太宗偶然作詩一篇追思往古世代
一治一亂迭興迭廢或君明臣良開太平之業或君驕
臣諂召危亡之禍以自警戒既而嘆說古昔伯牙最善
鼓琴他有朋友鍾子期聽得琴音就知伯牙心中的事
伯牙因此只對着鍾子期彈琴其後鍾子期死伯牙以
世上別無知音的人再不彈琴往日虞世南存時朕每
與他談論古今考鑒得失世南一聞吾言就知得我心
中的意思如同子期聽琴一般若使世南如今尚存我
這篇詩正好與他看今世南已歿也似子期亡後無知

音的人了朕將示之誰耶因把這詩錄付起居褚遂良
教持至虞世南靈座前朗讀一遍用火焚化冀世南神
識感悟不以幽明隔也太宗眷惜世南其悲悼至于如
此至貞觀十七年又將世南同着房玄齡長孫無忌杜
如晦李靖等文武賢臣共二十四人都圖畫形像于太
極宮凌烟閣上所以昭示後世使永永不忘也夫直諫
之言每多逆耳人君聽而用之能終其身無忤斯已難
矣太宗之憐念直臣乃至身歿不置悔代遼之役則祠
魏徵以少牢述思古之章則告世南于靈帳矧其在朝
之臣有不用其直言者乎至于圖繪功臣表勳彰德尤

足以鼓舞人心淬勵一世真英主也

任賢

尋為竇建德所攻陷于建德又自拔歸京師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號為稱職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以備突厥而情識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靖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

竇建德王世充都是隋末僭竊之主建德據渤海國號夏世充據洛陽國號鄭并州今太原府政要說李勣在

黎陽以竇建德地方相近葬李密後不久為竇建德所
攻是時建德強盛李勣勢孤援寡力不能支遂為建德
所獲建德仍使勣守黎陽勣乘便棄了境上脫身走歸
長安後面隨着太宗行兵東征王世充竇建德將兩人
都擒拏了破降其衆二方平定至貞觀元年太宗因突
厥擾邊乃拜李勣為并州都督李勣軍政嚴肅令無不
行禁無不止士氣奮揚威聲宣暢當時號為稱職北虜
甚是畏懼歛迹遠避不敢犯邊太宗嘉悅向侍臣說道
備邊之要貴在得人若任用不得其人雖有高城深池
兵甲百萬不足恃也隋煬帝曉不得這箇道理不能精

選賢臣良將教鎮守邊疆安撫百姓却遠築長城東西數千里列屯許多將士以備北狄不知城垣雖高兵甲雖衆若無好將帥終是成功不得徒煩費耳由于他驕侈荒淫神識惑亂一至于此朕今也不築長城也不屯將士只用李勣為并州都督遂能使突厥畏威遠遁烽堠不警邊民樂業這一箇人豈不勝似數千里長城乎蓋煬帝雖有長城虜來經過何曾堵截得住我雖不築長城李勣在邊虜自然不敢南來故知制勝保邦以得人為要也夫太宗以神武之畧遘開創之運駕馭英雄掃清僭亂未幾頡利就擒且統一荒服矣不但保塞靖

民而已若夫承平之代武備易隳安邦制虜全籍才傑
旁搜而委任之固守在四夷之長策也